

水滸經貿園區公共藝術設置前置規畫

地方說明會逐字稿-港尾里

日期	109年11月17日(二)
時間	10:00-12:00
地點	港尾萬魂祠(臺中市西屯區中清路180-8號)
與談人	楊忠義港尾里里長、文化局視覺藝術科許秀蘭科長、呂政道、郭姍姍、賴崇仁、余燈銓、黃輝雄、林宗德、蘇睿弼、張惠蘭、廖清光(地方人士)、廖惠龍(地方耆老)、廖渭梧(地方耆老)
說明會整理	
<p>許秀蘭科長：</p> <p>今天的這個說明會，是先跟我們在地阿伯伯母，先跟大家說一個報告和說明，我們未來在中央公園文化局這邊有什麼樣的藝術品設在那，什麼樣的藝術品？未來有什麼活動？趁這次的活動跟所有的阿伯伯母報告，跟大家做一個說明；等一下有什麼意見，我們現場有邀請我們在地的專家老師，在現場，等一下會跟我們說一些建議跟說明。在此感謝所有的阿伯伯母給我們文化局一個機會，也借我們這一個空間，感謝我們主委，感謝我們的里長，等一下中午如果不嫌棄，我們有一個便當，都是里長幫忙的，是他請的所以要感謝里長，謝謝大家感謝。</p> <p>開場-陳柏羽(長物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經理)：</p> <p>今天很開心，我們這個麥克風有很感性的回音，老師正在停車的時間呢，跟大家報告一下，今天是第二場，第一場是在上禮拜，是在水滸里的一個空軍宿舍，以前的空軍宿舍，以前的空軍倉庫，就是現在的環保局，在上禮拜二有一場，那那一場很精彩，不過今天會更精彩，很多專家學者、地方寫者、文史工作室，關心我們本地的故事，所以呢上次，今天很多老師又來了，關心這個議題，那我們最主要就是公共藝術。</p> <p>什麼是公共藝術？等下老師會介紹公共藝術，今天的議程就是有三大議題：第一個，介紹什麼是公共藝術；第二個，介紹我們水滸的地方，我們看一下地方說明會的這個牌子，老師等一下會說明，未來呢，會在這裡做很多很棒的公共藝術的作品，要怎麼設，說要聽一下這裡的故事，這樣以後藝術家做出來的東西，才會接地氣，符合在地的特色。</p> <p>呂政道老師(主持人)：</p> <p>各位你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呂政道老師呂建築師，大家早安。</p> <p>因為從彰化過來，我是彰化人；我在逢甲教書，本身也是個建築師，今天有機會來分享一些公共藝術的訊息，還有一些觀念，來分享一些東西；今天我想有很多的專家學者，都有來這一邊，我等一下先來介紹專家學者，讓我們今天從我們這一個廖老師，今天剛好沒有來，那我們的賴老師，賴崇仁賴老師，他上一次也有參加我們的另外一場的說明會；第二位是我們的謝銘峯謝</p>	

老師，那本身也是一個建築師，之前也有在水滸審查相關的案件，今天也希望藉由各位來這裡分享。

然後還有林宗德林老師，墩點文史工作室，這次這邊也有請他來協助這邊的文史的相關的調查，非常謝謝；那另外是張惠蘭張老師，東海美術系的主任，前系主任，這個也是前段時間出爐的 2020 的公共藝術獎得主，所以等一下也會請張老師這邊來跟大家來分享一下；另一位是蘇睿弼蘇老師，蘇睿弼蘇老師是東海建築系的，他長期蹲點在中區，他有一個中區再生協會，也辦了非常多一個相關的論點的相關的活動，今天非常謝謝蘇老師前來與會。

另外一位是郭珊珊郭老師，郭老師他是從事人文藝術相關的，還有一些視傳相關的一個，我們今天也是希望他能來這邊提供一些相關的寶貴意見；還有一個黃輝雄黃老師，黃老師是台灣非常知名的藝術家，所以今天也是期望黃老師能夠提供一些關於公共藝術一些他新的觀點跟想法。

另外是余燈銓余老師，余老師也是台灣目前非常優秀的一個藝術家，其實大家在很多的公共場合有會看到余老師的作品。不好意思，有一些若沒有介紹會很抱歉，我只能看背心認人，不好意思。那我們請臺中市議員林祈烽的助理，謝先生謝謝；還有我們臺中市議員的張廖乃綸副主任，鐘育濠謝謝；還有我們的立委張廖萬堅的助理楊思薇，還有我們的市議員楊正中副主任，還有我們的市議員黃馨慧的秘書魏文彥，謝謝。

等一下，我們接下來會請各個不同的專家學者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到底什麼是公共藝術？或者是今天一些什麼樣的想法，所以我等一下可能會 cue 人，cue 人可能會臨時 cue，大家要做好心理準備，這樣比較刺激緊張一點；那我們就先從我們這一個，我們還是分一下類，我們從建築的，等一下謝老師跟蘇老師，等一下我們請謝銘峯謝老師，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關於水滸中央公園的一些看法，謝謝。

謝銘峯老師：

大家早，還有所有的老師、里民跟里長，跟民意代表的代表，我本人跟這個水滸經貿園區，其實過去幾年參與臺中市景觀總顧問，記得在關注我們水滸經貿園區的發展，包含現在我們在水滸經貿園區，大家看到已經蓋出來的一些小的、很可愛的設施，當時設計的團隊來，來來回回台灣跟國際，他來到台灣，因為做的這個水滸經貿園區，台灣住的很多年，包含在東海，那我們建築界的築生講堂，有一些專業的講堂，我也跟著他到處去做即時翻譯，所以水滸經貿園區的參與其實很深；然後再加上我們這邊的這個塔，早期我們在公共藝術美化的

過程當中，個人在擔任景觀總務的時候，當時這個塔的設計跟整個現勘也有參與到，所以我這邊已經今天來了第三次了。

很高興今天有機會可以跟各位聊一下，那前一場我也有參與，那我在這個簡單地把一個公共藝術，我雖然本身是建築專業，但是我後來的發展比較多在關注整個都市的問題，所以我待會一些簡單的請見，從比較大範圍的較大的角度來談這個公共藝術；我們知道其實剛剛呂建築師跟我們分享的，其實有很重要的面向，是以前我們再聊公共藝術的時候不見得很關心的一個，是它一定是一個很有藝術感的創作，所以它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我先講的三個性。

第一個就是藝術性，那這個藝術性在公共藝術上也是會讓一般民眾看不懂這個藝術到底在想什麼，這要讓我們知道什麼，藝術性本身喔，如果要讓民眾讀得懂，有感覺，甚至於剛剛呂建築師講的跟我們有關係，所以那個關係的本身就要透過第二性：公共性，第一個是這個藝術品不能躲在美術館裡頭，公共藝術很重要的就是這個藝術開始走出美術館來到我的身邊，就是我們說的都市的公共空間，第二個性是公共性；然後第三個性就是在地性，也是這次文化局有一個這麼好的前置規劃的計畫，很多的民眾的說明會，重點就是要邀請大家一起參與，因為公共藝術裡面長年來慢慢的受到重視就是在地性的部分，在地性就要透過跟民眾開放出來，跟民眾對話，邀請民眾進一步的參與才有辦法落實第三個性。

接著我來談三個地，也就是說第一個叫做地緣，基本上就是在講我們未來的公共藝術在創作的過程，跟設計的過程，尤其是前期這個藝術品出現在我們的生活當中的時候，它們跟這個土地本身有連結，或是我們用剛剛呂建築師講的有關係，所以這個藝術品不管是用什麼樣的形式出現，它會讓住在這個地方的民眾，覺得藝術品的出現可以跟我們過往生長在這塊土地上的人，過往的記憶，過往的故事，甚至於歷史有關，這就是我講的第一個地。第二個地，是地景，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公共藝術看起來好像沒有藝術品，它躲在整個環境裡頭所以它就帶來一個新的，這個非單一物件式的美的一個體會，所以這是我第二個我講的第二個地。第三個地是地點，也就是說這個公共藝術不管它是什麼樣的形式，它出現在我們的生活空間當中，那個的位置，能夠讓我們每一天跟它都能發生，每天都能有關係，就它可能會有一些功能性，就我們每天的生活的活動，都能跟這個公共藝術發生關係；如果可以落實我以上講的這個地緣、地景跟地點，這三個地，就可以很提升我們剛剛講的在地，這個也是現階段近代以來，所有公共藝術的創作，我們在檢視它的價值跟在創作的時候努力要做到的，也是我們剛剛跟各位分享的三個地。

那我們現在跟大家分享三個適，適合的適，也就是說我們以往看到很多的公共藝術，就像剛剛呂建築師所說的每個案子都要有 1% 的經費來做公共藝術，所以一個建設就會出現一個公共藝術；若未來我們面對整個經貿園區這麼大一片，不然會有很多的建設的建案的建築物出現，那是不是假設，我先隨便亂講，若這裡有 25 個 30 個建案，那我們就會出現 25 個 30 個公共藝術，為我想談的第一個是適是適量，所以我們這個水滸經貿園區很大，我們真的需要這麼多公共藝術嗎？那個量真的要一個建築物就 1 個公共藝術嗎？這是我提出的第一個點。第二個是適性，那我們要公共藝術是要哪一種提案的公共藝術？不是像一個藝術品一樣，單一的一個物件；還是像是一個景地？還是本身跟建築物發生關係？或是建築物本身就可以是公共藝術？那這就是我想要提出來的第二個性是適性。最後一個適是適點，公共藝術這麼多個，假設我們真的需要二十多個，二十多個到底要放在哪個位置？跟我們當初說的跟民眾參與過程當中，一樣找到一個最適合的，讓公共藝術發出最大的效益這個點，那我剛才提的三個適就是適性、適量、適點。

那最後一個，我想要提到的是關於我們公共藝術的機制面，在我們上一場說明會的最後，我們跟我們的科長有一個對話，提出來的一些想法，其實現在臺中市政府也是有在做的，就是說我沒有這麼多的公共藝術的百分之一，資源其實還蠻多的，但如果分散完執行就會有我剛剛所說，我所擔憂的，我們會跑出很多公共藝術，但不見得對我們環境是好的，不是對我們的都市是適合的。那如果我們能把這 1% 的經費都整合起來，然後統一來規劃、統一來執行，是會更好，所以上一次科長就跟我分享，現在已經有公共藝術的基金，那一些執行的單位他們不見得有能執行 1% 的，都收到基金會，藝術的資金裡面，然後由政府單位來執行，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做法。

第二個我想提的是機制面上，有好多公共藝術，我們幾乎前前後後幾年要出現；水滸經貿園區就是接下來要面對這個問題，這麼多的公共藝術都要做，可不可以有幾個系列性的主題？像我們現在的海報上面有看到的，它有幾個不同的顏色，我們在水滸經貿園區的這些建設跟公共藝術，它已經開始出現一些主題性，也就是說 20 個不要用 20 個來講，用四個主題或五個主題，有些系列性。每個公共藝術雖然是不同的建案所做的，不同藝術家所做的，可不可以有一些做的故事性的連結等等的？真的就要透過我們文化局所設置的公共藝術的前置規劃，幫我們做到這件事情，很多不同建案的 1%，做一個主題性的系列性的串聯。

那第三個我想分享的是說，類似像這個前期規劃案一樣的，如何透過個別的委託公共藝術的創作當中，去邀請或是要求創作的藝術家，可以透過一個適當的機制去要求一定要落實公共參與的部分，而不單單只是一個公開的展覽而已。

也就是像等一下張惠蘭老師應該可以幫我們分享，更多透過類似像工作坊，或是駐地蹲點這樣的方式，來跟民眾做深入的交流；甚至參與他們剛剛建築師所說的共創，了解民眾過往在這裡的歷史是什麼，記憶是什麼，然後一起來做這個創作；這個也可以跟各位分享我以前在宜蘭工作的時候，那時候在做冬山橫的時候，最早期的青龍黃龍就是要請小朋友來一起貼這個陶片的公共藝術的創作，未來這些孩子可能都已經念大學了，本來可能就會跟他的朋友說最塊是我做的，他就開始發生公共藝術在公共空間又發生跟居民產生一個創作過程的連結。

第四點就是我剛剛想說的，如果要做系統性的串連，很顯然我們要讓負責不同公共藝術的藝術家一起來對話，專業者之間也要對話，甚至可以產生一些我們所謂說合作式的創作；在一個主題性的架構底下，在各自做的委託案去做一個整合，最後一點其實我個人對公共藝術的期待，也就是說公共藝術的最後的成品，它不見得是從天而降的外插的東西，它如果可以用一個更融合我們生活環境，更融合我們都市的場景，甚至於更跟我們的場景更謙遜的融合在一起讓我們去發現它，不見得要非常的巨大，或非常的醒目。我是覺得未來在我們經貿園區裡面，已經有非常多很精彩的建築物，公共藝術是不是可以扮演像地景的配角的角色，不要用外加的，用更融合的方式來，我們的都市空間跟我們這麼美的中央公園，一起來共存？這是我對於公共藝術的一些期待，以上一些檢建，提供給大家參考，謝謝。

呂政道老師：

謝謝老師的分享，那接下來我們請蘇睿弼蘇老師來跟我們分享一下，謝謝。

蘇睿弼老師：

謝謝呂建築師的邀請，第一次來到港尾里，老實講我應該是這個所有來賓裡面跟這個地方跟公共藝術，最沒有淵源的，那我自我介紹一下，我是東海建築系在教書的蘇睿弼蘇老師，我大學念東海，所以大學的時候東海坐在整個臺中市的郊外的地方，以前東海那邊也有很多這樣的舊聚落，所以老實說我今天是要來聽故事的；因為我覺得臺中這類的，有很多的社區都是有趣的一些故事，所以我剛剛就在查為什麼叫港尾里？這裡不是沒有港口嗎？為什麼叫港尾里，這裡有人在笑哦，可以介紹一下嗎，以前是可以從中華那一邊坐船過來？還是里長？里長應該最清楚了。

楊忠義里長：

各位老師，我們這裡的鄉親，大家都對港尾里覺得奇怪，這裡又沒有港口又沒有海為什麼叫港尾里，這跟大家報告一下：我們前面這一邊在以前有很多的古厝，現在拆掉看不到，這以前是從雲林縣那裡有一個叫港尾村，他們那時候在那裡唐山過台灣，後面才搬來我們港尾這裡；在這裡以前叫做永希堡，為了紀

念他的祖先，所以在 42 年還是 45 年的時候，改地名，改做港尾里。所以當時對於港尾裡的名稱，為什麼叫一個港口的港，因為他為了紀念舊地的港尾村才改港尾里，上禮拜 11 月 8 號他們開完那個會，參加的 1600 多，所以也算很踴躍，所以這就算我們港尾里簡單的由來，為了紀念他們的祖先，在雲林港尾村，所以才叫港尾里，跟大家報告。

廖清光副主委(祭祀公業廖朝孔管理委員會)：

我姓廖，廖朝孔他是第十二世，我是第二十二世；第十二世什麼時候來？310 年前由鹿港那邊登陸，住在後坪鄉，那裡有港尾村，最後從大甲溪；那個時代都種田的，引大甲溪水進來所以第十二世的祖先廖朝孔，他有那個測量的分才，那時候的祖先他們比較有錢，引大甲溪的水灌溉臺中平原，總是要有水利，所以我們廖朝孔他也是股分股東，如果你要做總是要請人做，所以我們祖先福建來台灣，不是來港尾不是來這裡，而是二崙鄉那一邊；中部的市區，以前重金禮聘上來這裡，因為他會測量的技術，那個水平，所以為了紀念他，所以雲林縣二崙鄉那邊港尾村就像里長說的，以前叫做永希堡，光復以後改為港尾里，以上。

蘇睿弼老師：

對，其實我本來就是要來聽故事，我們現在是在中央公園的最北邊，這個里，港尾里就是這張圖，現在是在哪裡其實差不多在這裡嘛，你我的經驗啊，未來我們的中央公園開闢完成，現在當然已經有一個樣子了，非常像這個地方，其實可以帶來很多的一些，不管是觀光或者一些國內外的人士，當然現在新冠肺炎國際人士一時還沒辦法進來，可是我相信著整個中央公園開闢好之後，應該會有很多國際的人士來到臺中，一定會來這個地方，所以我相信港尾里的故事，或是接下來港尾里在整個中央公園的起點，應該可以想像未來會有很多人要來這個地方，第一站就會來港尾里，所以我覺得公共藝術也好，公園的公共建設俯瞰過去也好，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可以讓在地的一些故事，甚至可以讓更多人知道。

甚至各位的祖先或像是剛剛的張啟仲，因為我是在臺中舊市區在做中區的一些歷史調查，所以張啟仲先生也是我們的集中區，一直聽到這個名字，所以才慢慢的知道他當市長的時候，在臺中有做大樓，他在當市長之前，之前是醫生，原先的叫啟仁醫院；所以慢慢的就可以知道透過這些故事，到底有哪些人，然後他們做了哪些事，甚至在哪些地方留下一些怎樣的空間；像剛剛所講的，你們的祖先有一位會測量的技術，所以才有這樣的水利工程，那我覺得這個其實都是在地的一些故事，我覺得透過這樣的說明會，讓在地的民眾、大家也可以出來講這些故事，有專家的協助，然後藝術家把這些故事再加入新的元素，甚至去創造新的故事，所以我覺得這是整個公共藝術最重要的地方。

所以我相信這一整個中央公園應該會有更多讓在地的民眾，在地的民眾包括像是在地的里長、在地的耆老，如果有一些怎樣的故事，或是一些想法，甚至接下來辦一些工作坊，會有一些藝術家還是進來，然後大家怎麼共同來創作，然後創作這個地方的一個新的故事，所以我相信這是整個，帶動這個地方的發展，很好的一個機會，那我大概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感想，謝謝。

呂政道老師：

我昨天在西螺，文昌國小的校長姓廖，他是客家人，我想說他應該也是在那邊西螺、二崙、崙背這三個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也是抱著聽故事，來跟大家也分享一些故事；所以故事其實是公共藝術裡面非常重要的，你為什麼會覺得說這個地方的公共藝術跟別的地方不一樣，就是因為港尾里、水湳里還有其他不同的里有他們的故事，這個故事是屬於在地的，只有你們有，別人是沒有的，所以你出去就可以很驕傲的說：這邊是我們的故事，這是我們的故鄉。我覺得這是公共藝術非常在地、接地氣的，這個部分很重要；我們接下來請張惠蘭張老師，他是今年熱騰騰的公共藝術獎參與獎的得主，我們請他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張惠蘭老師：

各位在地的鄉親朋友，還有里長，還有代表，大家好。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來到這邊分享一些經驗，之前跟這個水湳經貿園區之前有一點點關聯，是因為我以前也是臺中的都市設計委員，當時那個年代就有參與一些比較知道的一些發展，是我討論的方向是比較傾向在公共藝術，所以今天也不會談什麼願景，我們也是談一些公共藝術的想法，接下來就是我個人在這個時候，其實 2016 年水湳機場要遷移，那它遷移的計畫就正好分兩個，主要的計畫一個計劃就在臺中就進到基金會這邊，另外一個計劃，因為它是跟軍方有關，因為我是機場遷移的這個計畫，那另外一個就到了屏東。

那我剛好這兩個計畫都有參與，就是我們臺中剛剛大家都有講的，那為什麼那個計劃是 2016 年，今年得公共藝術獎，因為是每兩年一度，要執行完畢之後在那個年限提，所以等我們執行完到這一次被提出來，感謝文化局科長他們這一邊有幫我們報出去；也就獲得了民眾參與的這個部分的肯定，這個就是藝術後勤計畫。當時就是以 2016 清泉崗的這個藝術計畫，所以這裡也有一些飛機啊、紅土地的意象，那這個意象我要怎麼做一個分享就是，第一個因為當它是遷移之後，跟這邊關係，就是我在地方裡去清泉崗這邊，提了比較多的，如果各位進去這本因為我當時文化局這邊出書，大家若有興趣我們是可以傳閱，稍

微可以翻一下，其他我不知道有沒有興趣，但我就先把這個地方可能怎麼產生我們做了哪些事，當時很多的里我們也是在爭取 這個公共藝術。

它這個計劃也不是在做一個剛剛講的雕塑，或一些造型的作品；它的主要的重點是聽在地的很多的分享的故事，然後把這些故事還有設計，跟在地的民眾如何參與，然後我們大家再一起共創出這樣的一個計劃。所以當時這個計畫也成為在臺中第一個，我們稱為計畫型的公共藝術，也就是說它並不是我替那個地方想一個很美的、很棒的一個作品，而是像今天一樣，我透過很多的說明會，還有底下跟社區的阿公阿嬤，還有各種的，可能新住民，甚至是我們說的軍眷、榮民，還有很多不同的族群，然後一起討論找出最適合的一些作品的一些方式；所以這是我當時進行的一些方法，然後我在那個地方至少蹲點了一年以上，因為還有一個東海，離那邊近所以各位也可以看到，這個作品因為想說今天是一個分享，手上只有這一本，不好意思，各位近一點我們可以討論。

那我首先就聽那邊的人的故事，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紅土地，那什麼樣的紅土地的顏色可以代表那個地方？很多在地的居民倒也不是只跟我談這些故事，最重要的故事是他們的陽明山計畫，遷村的事情，所以這樣的一個改變，這樣的一個遷村，有些人是直接遷走，遷到大社，遷到神岡，有的人想盡辦法又回來自己村子的故事；這樣就是這個土地，大家要離開了，要分開了，以前是一個很貧瘠的紅土，可是每個人卻是談著他們的不捨，然後還有他們怎麼離開這裡，然後想盡辦法還要回鄉。所以這些故事就打動了我，然後我們就去開始討論什麼是公共藝術，什麼是跟地方的認同，重要的一點就是當時我採用公共藝術的方法，地方改變了很多事情，也不一樣了。

那這個不一樣呢，我們在公共藝術也不只是要好像完全跟過去看起來只是懷舊的一個連結而已，我們反而是希望用這個觀點，就是我們對過去的懷念，可以用一個比較新的視野來，來看這個事情，然後讓我們大家又可以對一個環境的變遷，人們情感的分隔，分裂，跟土地的情感，重新找回一個新的可能。所以我當時是用一個這樣的方式來，來看一個這樣的作品，當時我會訂這個名稱叫做藝術後勤，是因為這個地方剛開始大家告訴我們，他們就是有的是什麼啊，有的就貧瘠，所以他們就是有紅土地還有飛機、地瓜，還有一個就是狗尾草，所以他們種了很多後來的一些植物，因為土地紅土不能種太多，所以就地瓜、飛機，還有所謂的狗尾草。

所以像這樣的一個狀況裡，我們要做什麼樣的作品呢？可能都只做地瓜？因為他們社造很多做了很多水保計畫，已經有很多地瓜的計畫，還有飛機，因為旁邊有漢翔：漢翔公司，所以呢，也因為這些的關係，所以我也幫他們討論：原來水滴機場跟清泉崗機場跟他們這一些文史的脈絡跟之前的一些關係，這些

部分也聽了很多剛才大家講了很多的故事，我才設計出一些適合大家參與的一些方法，然後找不同的藝術家一起參與，最後這個計劃可以得獎呢，我要強調的是，因為是地方的大家的認同跟參與，譬如說我們其中的一個故事，剛剛大家有看到我們這一個叫作戰績，本來是飛機的機，但這裡是戰績的績，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看到有坦克車，它頭上還抬著一個坦克車，這個藝術呢，很單純的是阿明用紅土，在這邊每天搭棚子，因為很熱，我們在那裡搭至少兩週以上，最感人的就是這些小朋友，我有問在地的媽媽，他說他也很開心，因為他平常叫小孩去讀書，早點起床都不肯，可是因為阿明在那邊待著工作坊的時候，暑假喔，小朋友說6點半就就要去紅土哪邊的工作坊，他說哪有人那麼早的，他說：不行不行，老師一定也到了，因為老師在旁邊搭帳篷，所以老師也在那邊做；所以這群孩子們就很開心的參與，那是我們有說的各式各樣的計畫，這群孩子大家的參與就是。

我們是從旁邊有快樂的農場，因為他們有飛機，還有這裡曾經是我們說的，過去有非常多的戰車，裝甲師也會來這邊打靶，所以這裡是小孩子過去打靶的記憶，那群人打靶跟小孩有什麼關係？各位可以猜一下嗎？你們覺得那時候的小孩會做什麼事？大家太窮了，打靶的話會有彈頭，他們會去撿彈頭，很危險，因為以前我們家也有打靶山，我們也是會去撿彈頭，他們呢，去他們當時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還跟我們強調的非常的厲害，他們小孩子都可以猜測彈道要打到哪，因為那是台糖的五分車，火車過去上面都有打靶，在那邊練習，每種彈頭，每一種彈道要到哪裡落下來，小孩等之後所有結束都會去那裡撿，是他們貼補他們的生活。

所以藝術家是聽到這樣的故事，所以他就創造一個臨時性的，各位這些作品並沒有要永遠留下來，因為我們是計畫型的公共藝術，因為現在的作品越來越多，有一些五年，各位所謂永久的也就是所謂五年，通常5年上來，我們這個沒有這樣的要求；可是各位，這件作品是作在私人土地上，也要種地瓜的地方，所以都是在地的地主提供補償的提供，然後三個月，我們按理結束應該要拆除，因為他們非但沒有拆除，而且發展協會的總幹事還跟我說：就是當時的執行長，颱風天的時候它挺過三個颱風，他晚上還拿鐵鍊看要怎麼跟它綁上，然後跟地方鎖住，我說不要做這種事太危險的，他真的做了，而這一個呢，都已經撐了一年多；並不是因為天候條件，而是因為地瓜節，工人不清楚的狀況開車，把它的腳給撞到了，他們還依依不捨。

所以我以這樣的一個故事跟大家分享，是村民的參與，這個計畫，讓這個事非常的成功，那我們也到了不同的地方去做不同的計畫，那甚至也跟飛機跟漢翔這些土地的一些連結，我們才以這樣的一個方式做一個這樣的計畫。所以我要強調這樣的一個計畫裡呢，它不是各位直接想到，哎呀，這個故事跟我們沒關，

因為我們這樣的文史得到很大的迴響，在地只有兩個小學，雖然他們也算臺中市，可是他們過去是臺中縣所以他們認為他們是偏鄉，然後我們還有請了就是我們跟中教大那裡有合作，就是我們讓小孩子他們原本有活動在打太鼓，可是那樣打太鼓小孩子平常有一搭沒一搭，他們兩個鼓棒都沒有，我發現他們是用擀麵杖來打，因為這個計畫呢，我就另外安排了另外的老師中教大就大學的未來的希望，讓他們覺得小孩從來不覺得他們一定要去大學，這裡可以看到一些居民參與的小孩子的鼓隊，他們怎麼去參與這些計畫，甚至到我們剛開始說我打聽到沙鹿，過去做成衣的，那我把很多的故，所有的每個故事，為什麼要用什麼材料？為什麼這麼開心參與？是因為過去大家的故事有連結。

我希望縫補這些很破碎的記憶，有些東西被阻斷了，怎麼樣從這個當中，去把這些故事、情感、大家的感受再找回來，讓這些本來很多小孩，覺得自己可能是偏鄉學校也是很小型的學校，怎麼樣可以大家在這裡可以很積極的參與，可以看到他們未來的團結，他們的一些希望；像小孩子我剛才講打鼓是他們團結，還有在地跟他們有一個很重要的廟，以這樣的一個廟；小朋友平時社區有告訴我有別的陣頭的時候，他們沒有辦法還禮，可是我們這麼訓練了小朋友之後，還幫他們做自己的鼓棒，每一個根據孩子送給他們自己的鼓棒，不是麵粉棍，還有周靈芝老師也帶大家一起做衣服，做他們的隊服，所以呢小孩子自己設計，大家都很有榮譽很有參與感。所以當他們的老師，中教大要帶他們表演，全村的人包了兩台車，大人小孩阿公阿嬤，全部一起過去獻花，讓他們覺得很有榮譽感，他們也都跟媽媽說未來我們要好好的讀書，這是我們產生的另外一個效，那那一天有等於新北的陣頭跟過來，他們下面的陣頭的年紀都比較大，我們的小孩子只有國小到國中，他們可以在台上接受台下其他的陣頭，一個對他們也是敬禮的儀式，那一天表演的時候，全部的人都感動的不得了，連廟公這邊都跟我說我們終於有自己可以如願還禮的一個代表的團隊，就是跟別人答謝；那這樣的一個狀況裡，所以國中國小的校長都很支持。

所以這個的後續效應是，我們後來辦理的導覽活動，兩個學校全校師生都參與；國小大概 200 多個人，通通都有來，國中生因為少一點，後來呢，他們也跟校長表示說，是不是可以有後續？跟各位說明的是，算這個計畫結束了可是公民國中仍然在有一次公共藝術，因為我們的計畫是 30 萬內可以繳回基金，可是他們只有不到 10 萬塊，只有大概 5 萬塊，我記得按理就繳回就好，可是因為校長知道藝術的重要，就開始建議我們把那個計畫持續幫他們，願意自己辦，其實很少錢都願意付出心力，所以這個是我跟各位分享，一個計畫性的完成的不是一個硬體，可能是大家的共識，而且這個之後可以像一個漣漪，可對讓他們很多的後續對他們的教育對他們社區的發展有幫助，所以對他們未來創生這一塊，有一些連結，那我這邊就先分享到這裡，謝謝。

呂政道老師：

我也很期待接下來我們港尾里這邊，也會有這樣屬於我們的一本公共藝術的冊子；其實我覺得這個部分真的是非常重要，透過這種居民的參與，然後變成自己的一本書，這個比政府做一本書給你好太多了，有時候，有一本屬於自己的書，你的小孩會覺得與有榮焉，然後翻到第五頁：「哀，媽媽，阿公阿嬤這是我做的」阿公阿嬤也會跟孫子說：「這是我做的」，我覺得這是公共藝術裡面非常美好的地方，一般建築物蓋好給你房子蓋好給你，做菜做好的給你吃都不一樣；自己的菜自己煮，自己的衣服自己用，所以這是公共藝術裡面非常美妙的地方，這個大概很難被取代，而且是很美好的回憶。那我們接下來，我們請弘光大學的郭老師，來跟大家分享一下，謝謝。

郭姍姍老師：

今天我也是要呼應呂老師，就是一一直在外面找不到這裡。然後呢，各位專家學者、科長、主辦單位、各位大哥大姐，中午好；那我是弘光的老師，然後我剛剛要說的是，社區總體營造很多老師都在講，社區總體營造在一九九四年，民國 83 年的時候，出去玩的時候都會看到招牌都一樣，所謂的社區總體營造，那我們旁邊這邊都同色的，現在有白色的藍色的青色的，像我們現在出去玩的時候，像竹山，它的招牌都一樣，都是政府地方出錢，讓它做一樣這叫社區總體營造；10 年後的我們現在再做地方創生，我們把自己的地方再重生起來，對校來說對，我們學校來說，我們希望什麼叫做教育。

教育是說來這裡是有意義的，可以看到我們水湳這邊有什麼地方的文化，不用沒有人介紹就看不懂，而是看有的，有意義，看得懂這個地方，呈現社區的文化就是教育。今天來這裡玩，光玩沒什麼教育，學校單位通常都是希望讓學生到這個地方來，到你們這個港尾里，從頭到尾有很多的藝術特色，能夠代表大哥大姐你們生活過去的輝煌，基本上我們覺得這就是最好的教育意義。所以小朋友若來這裡，建築師今天講的比較少，他有一個很特殊的五官，你可以聽、可以看、可以做，很多地方可以讓你去玩的場所；對學生來說，比較小的小朋友沒什麼用，大學生來說，若能跟你們的文史結合，對他來說就是比較有意義的，不用特別去介紹，看到這裡說這裡可能是，因為大學生是來自於北中南，不是說只有在社區裡面，又從台北來台南來高雄來，會看到這裡說原來以前是飛機場，所以對學生來說他就會比較有意義。

以前的傳統大師是做一個很偉大的東西，和地方沒有關係，你來看的時候會覺得這個很漂亮，但是跟你沒有什麼關聯，所以現在我們就希望可以透過這一種，科長他們希望透過說明會，建一個大家都看有的公共建築，而不是跟地方沒有什麼相關，所以說了我希望也可以讓學生也來品嚐你們這裡的文化，就學校而言我們就希望可以做到跟教育有關的就是：這個地方是有代表性的。弘光那有

一個日本的藝術家做的風之前兆，弘光離沙鹿，沙鹿是一個風很大的地方，它有一個藝術特色就是風若吹過來，它會動，如果說風很大的吹的時候它會看起來好像要倒了，它不會真的倒，等風沒了又會再站起來；所以我說完可能有一些大哥大姐會說我要到弘光來看這一個到底長怎樣，我們學校花了好幾百萬做這個公共藝術，它可能小小的，是日本很有名的松本薰的作品，可是呢，它叫《風之前兆》；下一次去玩的時候，你們進到園區以後有什麼特別的東西，來看一下很有故事，所以這不只是教育意義，對整個台灣來說它就變成一個觀光的熱潮，然後你們通通都是說故事的人，我覺得對教育而言，我覺得這樣比較有教育意義，跟在地化做結合，因為專家學者很多，所以我就長話短說不浪費其他專家學者的時間，所以我希望說我們能跟這個空間結合對話，就是教育的意義，對我來說是這樣，歡迎大家來弘光看那個風之前兆，就像以後我們會來經貿園區看一些很特殊的公共建築一樣。

呂政道老師：

謝謝郭老師的分享，其實有時候，我在念書的時候，想到我以前，我今天也要來講故事，我之前民國八十幾年的時候，我們老師帶團的，我以前念建築系的那時候，我們不能隨便出國，然後我們就出國去看英國建築物，歐洲建築物，那時候第一次出國興奮的不得了，我看到國外什麼都是很閃亮很漂亮，我就在想說以前出國是少數人，出去看建築物，建築系是出去看建築物，很奇怪齣，我們也不看人，吃東西也隨便吃，住也隨便住，但建築物卻可以跑到那個深山去看那一棟然後什麼東西都沒有，為了看那一棟建築物。

可是現在過了2、30年後，你會發現：現在台灣有一種組團就是看建築物的跟看公共藝術的，現在台灣已經變得很不一樣，而且把整個思維都跟以前不同了，以前我們可以為了一個建築物，現在也是，只是變成普羅大眾，都有機會可以去參與；參加什麼安藤忠雄建築團，還有這些某某團，這個都已經變得非常不一樣了所以，表示這個建築這個藝術已經深入民心，開始慢慢的變得不太一樣了，大家更容易理解說。今天我們看有逢甲的老師，有東海的老師，有弘光的老師，當然我們不能遺忘掉有橋光的老師，我們今天請賴老師跟大家分享一下。

賴崇仁老師：

主持人，各位專家學者，各位鄉親，我是僑光建築系的老師，今天來參加第二場，說實在我實在是很佩服，第一場的時候其實我不清楚要做什麼，我剛來的時候他們說裡面是一個空軍宿舍，可是我不知道我已經去過四次了，我跟那個清潔隊隊長，我去那裏跟他聊天去跟他拜託，有說去跟他開會那個垃圾桶要怎麼處理，我去了四次才知道，那裡原來是一個空軍宿舍；我上禮拜來這裡，是因為我說話的時候，我是從二十幾年前來僑光開始工作，民國八十八年，921

我剛好來僑光這邊工作，到今天滿 21 年了；第 20 年，我在僑光教書的時候就順便去逢甲讀書，我讀博士班碩士班，我的活動範圍娶妻生子都對這附近，所以我在看這個地方的時候，十幾年前看起來是完全不一樣完全不一樣的環境。

我當時從彰化帶我太太的母親開車來臺中的時候，塞車塞那個市政路下來，現在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印象，裡面有個建築物是尖尖的，黑色的尖尖的，然後我岳母就跟我問那一棟是什麼，他就跟我比那一棟是什麼，我說現在很有名啊這是臺中的大箭，我隨便說的，真像呢，結果他一回去跟所有的街坊鄰居都說：今天去臺中看那個大箭，還有別人來臺中的時候跟別人介紹那個是大箭，那時候我才知道不可以隨便說，他看起來就像一個大箭，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有一個台北的朋友要來臺中：我去你們西屯玩，你們西屯有什麼地方好玩？我就想了一下我們有一個中央公園，他說：對對對，就是一個中央公園；跟他講說，它以前啊水滸經貿園區啊，有那個機場啊，在那個地方跟他講這個故事；但他跟我說：但是我要去那個抹茶湖，我說：抹茶湖？他說：對對對，很有名現在打卡，抹茶湖，還有那個愛情橋；愛情橋？我沒辦法跟他說我不知道那是哪裡，有一個愛情橋你說那個白色的橋，他說：對，我知道我知道，我記得叫愛情橋啊，然後他就拿給我，但我真的不知道我抹茶湖在哪個地方，那一天他從台北來的時候，拿照片給我，看很久了，中央公園我很常在那裡跑步，幾十次了，但我真的不知道抹茶湖在哪裡，我都走後面那一邊，都從僑光來然後走後面那一邊繞過去，我不知道在哪，我說：那是不是有一個湖，優養化比較嚴重，變成青色的叫抹茶湖？他說：你很沒有水準呢，還是教國文的，很沒有水準；等那個朋友跟我講完以後，很多人就跟我說有一個抹茶湖，我就突然覺得我們現在在講一個地方外面的人來看我們，都會有一個印象，那個印象就是他要跟我說的那個地方，有一個什麼樣的故事，為什麼有那個地方。

我是在地，為什麼說不出來？因為我住得比較遠，那現在我們有一個水滸經貿，一個中央公園，中央公園這個計畫我是來了以後才知道，原來我們有一個公共藝術，有一個公共藝術要放在這，所以那時候我就提出了一個我的想法，但那個想法我聽到今天覺得政府跟專家做很多了，也就是說我 22 年來到僑光的時候，我再去逢甲讀書，最有印象的就是兩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僑光路那一條路走出去，旁邊都是古厝，在走出去後面都是一片甘蔗田，那時候我們都跟學生說：女孩子若晚上要走那一條路出去，不要自己一個人走出去，因為甘蔗很高不要一個人，最好兩個人一起有伴，這是第一個。

第二件事是，我在逢甲讀書的時候，在人文大樓的 9 樓，讀書的時候壓力很大，常常東西寫不出來，就站在旁邊一個鐵門旁邊看外面，看出去外面就是水滸機場，一半是漢翔是水滸機場，遠遠看就是大坑的山，還有一座一座飛機休息

的平台；在我印象中二十幾年前讀書的時候，那個畫面，現在慢慢的機場不見了，這個地方慢慢的可以從僑光直接通到這個地方，一年一年變得越來越不一樣，我在看這個地方的時候，我們很多的學生，我都跟他們說：以前僑光是什麼樣子的時候，說我們那個校友回來的時候，僑光都變得這麼不一樣了；但是在說的時候，都是在說這個地方變得越來新，很多東西的變化，有變這個公園出來。

但現在我們要放一個東西在這個地方，我有一個希望就是說，其實我們有很多故事，我剛剛說 20 年前，我們上禮拜說完還有一個耆老，他從日本時代開始說，想說這一百年；我想說我 20 年的不應該說這麼多，他說 100 年前這個地方是個什麼樣的地方，很多地方都有種那個甘蔗，變成現在這一個樣子，所以剛才東海大學的張主任，他們做一個總體營造一個公共藝術，其實我覺得我們這個地方，可以比照這個方式去幫我們，現在剛好有一個阿伯在這裡，我本來要聽他說話，麥克風給他，但他麥克風都抓不好很緊張，其實很多在地的這些參與，就只是我們在聊天。

你們在這裡住很久，你們的爸爸媽媽也在這裡很久，你們把你們的故事說出來，你們住在這裡可能覺得沒什麼，就是因為你的這個沒什麼，有一天你也會跟你的孫子說，你的第二代，第三代，慢慢地把這件事情跟他們說，有一天的時候我們把那個公共藝術作出來的時候，這裡面就有你們說的故事。我們這聊天你把它說說出來，那個東西做出來以後，那個東西有可能是以後不用附一個導覽員，每個人都可以導覽，因為這個東西就是我們的故事。我要從日本時代跟你說，從 20 年前跟你說，搞不好從 100 年前跟你說出來的那個東西，當別人來到臺中我說帶你去看，一天逛不完；希望把這樣的公共藝術作出來，我覺得這才是這個說明會比較有意義的地方，謝謝。

呂政道老師：

阿伯不用緊張，我再給你一點時間，再給你深呼吸；等一下兩位藝術家說完，你不用緊張沒關係，我們都給你發聲不用擔心。那我們等一下再請問兩位藝術家，我們先請黃輝雄黃老師。

黃輝雄老師：

大家好，今天這次的地方開會真的很特別，空氣好光線好而且老花眼鏡都不用帶，還有「後面」在看，還有我們里長在場，還有現場在地的貴賓，覺得今天的感覺真的很好。

以前在這個地方會起一個土地公，一個大尊的土地公也會有一個觀音像，其實那也是屬於公共藝術之一，因為現在的人的想法沒有像以前那麼單純，為了子孫的平安就起一個神明來保佑，我認為公共藝術它是一種將藝術，也就是人

的思維、創作的概念，也有公眾性這十分重要，它屬於這個空間，不能拿到別的地方再叫別人做，那就沒有用，它是屬於這個地點的，也是這個時代一個獨特性，這是公共藝術的特點，到這個公開公共的空間，我們現在民眾的參與這三樣來定位，藝術的生活跟文化，一種社會運動，所以這一個的推動是一個很好的東西…謝謝大家。

呂政道老師：

謝謝黃老師的分享讓我們接著請余燈銓余老師，謝謝！

余燈銓老師：

各位鄉親大家午安，我叫余燈銓，我是從事雕塑工作；今天來到這邊大家好像在講歷史，我 30 年前在我們港尾這邊，在福科路還沒有開的時候，我的工作是在那一邊，到最後福科路開的時候，15 年前，我的工作是在搬走，搬去卓蘭山頂找一塊地，所以家還住在這裡。

公園還沒開的之前，我就在這之後，所以我也是這裡的居民，所以我剛才看到里長，就覺得里長我們真有緣，所以我們這個港尾里也很好，在我們這個地方活動 30 多年，第一次來這個地方，坐在這裡，想了很多事情，因為都在回想以前的事情。以前在福科路那一邊中港交流道，我記得有一次颱風，西屯路那一邊全部都淹水，高速公路那邊全都淹水，我看大家都應該有這個印象；所以說我們這個公園，我在看劉培森建築師設置了五個滯洪池，你就是公園有一個功能，讓水如果暴雨下來的時候，可以排放，所以這個公園有調節水量的功能。

還有一個就是說，我在想說這個中央公園對我們有什麼影響，因為我們今天在講我們的公共藝術、講歷史，在的我們在這裡坐的，我們現在在講以前的歷史，然後把她留下來以後，會變成歷史給別人說，所以我們今天在這裡也會創作一個歷史。再來就是說，有時候當我們人去國外，去看那些古堡，看人家的建築，那也是別人的歷史，相信幾百多年前，別人在建的時候也不會想說，幾百年幾千年以後，別人會帶團來這裡看、觀光；所以說我今天我們這個中央公園，如果做一些公共藝術下去，以後很多人甚至於國外的人來我們臺中市，也會來我們這邊參觀，帶給我們觀光，帶來很多的好事。

今天聽很多人這樣說，我相信有時候，接受藝術的比較少，想說藝術是你們在做的，藝術又不能吃，作藝術要做什麼？那我有時候是在想：我們來用時間看這些東西的進展，以前我記得民國 63 年的時候，那時候在開高速公路的時候，因為很多人沒車，開那個高速公路都是有錢人在用的，那幹嘛開那麼大條，都是有錢人在開的，小條一點就好了，所以我現在有時候從卓蘭回來臺中市，在中清交流道塞車塞得很嚴重。

所以說有時候，我們看一件東西要用時間來看，那這個劉培森建築師設計了很多的公園的東西跟體感很有關係，他說這個公園設計中最重要的就是叫做未來公園，讓未來的人 20 年 30 年後甚至更久的人，因為我們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有時間性，不能說我們現在想到這個然後就做這個，如果說在 5 年 10 年 20 年 30 年之後，有時候你做的東西就要適應那個時間，所以我覺得這是做公共藝術最重要的功能性，那這是我一個藝術家跟大家做一個分享，謝謝。

呂政道老師：

謝謝余老師，對啊，其實我們現在就在創造歷史，我們從以前累積到現在，這一刻開始，已經剛好有緣份大家在一起，然後也未來有機會。那等一下我們請文史的工作的林宗德林老師，等一下我們也會請我們地方的耆老，一起來做一個對話，開始來講故事，然後讓大家更能理解原來這個地方，你是一個什麼樣的，從以前到現在，目前為止的一個過程。

那我們等一下先請林宗德林老師這邊喔，等一下也會請耆老這邊做一個相互的對話。

林宗德老師：

我是墩點文史工作室的負責人，我們的墩是臺中市大墩的墩，我現在也在中台科技大學教書，感謝文化部跟承辦單位給我這個機會，參與這個機會；中央公園過去大家都知道是水湳機場，機場到底對大家有什麼影響？對大家是好的還是壞？這個過程這個故事是最想要知道的，我跟蘇老師一樣我就是來聽故事的，一直以來我就是這樣也有跟廖先生聊過，向里長聊過，所以慢慢的也知道了一些這裡的故事。

我其實想說的是，我們現在在做的是我們公共藝術的部分，公共藝術它是一個藝術，但我們在學校教文化資產和我們學生說，我也想要跟大家請教，文化創意現在大家都在說文創，到底是文化重要還是創意重要？文化重要，所以說實在，在我們在地的故事是最重要的；我們這裡怎麼會有一個萬魂祠？為什麼萬魂祠會在這？這個等一下再請教廖先生跟我們介紹，像我們年輕人，不好意思，這裡所有的老師我看起來最資淺，這裡的老師都比我厲害，所以我有點緊張，所以比我們還年輕的像我們的小朋友，小朋友來這裡拜拜會知道這裡的神明是怎麼來的嗎？什麼神明？拿香拜拜不知道在做什麼，這是我們在地最大的問題。

剛剛老師也有講到，我們在地的人說我們在地的故事，其實最味道，若讓我們文史工作者來說，也要來聽大家說以後，再來說出去，但這裡是你們生活的所在，說出來的都是你們的故事，你們祖先的故事，所以這件事情我是希望可以說，在地人可以說在地的故事，像這樣的故事可以融合到藝術作品裡面來，我們不可以遺忘以前古早在這個地方發生的故事，張廖為什麼要叫做張廖？我在學校教書的時候看到小朋友姓張廖都問為什麼你們姓張廖？姓廖我就問你是姓單廖還是雙廖？不知道耶，老師什麼叫做雙廖，叫單廖？雙料冠軍的雙料嗎？活廖死張我們長輩都知道，小朋友知道嗎？不知道，所以這裡的藝術，在地的故事，在地的文化，我們的傳承，其實是最重要的。

藝術也很重要，如果沒有這些藝術幫我們把這些東西做出來，醜醜的東西放在那裡誰看懂？所以若我們在地的故事我們這裡的長輩，有什麼樣的故事，盡量給我們提供出來，盡量讓我們知道，大家來說，就像水滸這菸葉，早期不是有菸樓，有五分的車，古早這裡，我們有萬魂祠，就是這裡和機場有關；古早包含逢甲跟僑光的這個範圍，很多故事都是我們長輩跟我們說的，讓我們現在剛好遇見。在地的有知道萬魂祠是怎麼來的嗎？大家都知道嗎？不知道，那我們就請廖惠龍廖先生來跟我們講解一下。

廖惠龍(地方耆老)：

我們這裡叫做港尾萬魂祠，在日本時代，這叫做第一公墓，所以骨頭撿起來，在這裡放在一起，以前就是遷墳墓，骨頭就放在這裡，所以叫做萬魂，鎮魂就對了，所以我們這邊設一個叫做第一公墓，所以你說萬魂祠的這個由來，很久了，現在又是政府給你徵收要收回去，萬魂祠收去，收去也沒關係。

林宗德老師：

昭和 17 年的故事到現在，所以我們剛剛說萬魂之跟我們幾場有關係，剛剛伯父有說，因為那時候日本時代要建機場，所以有一些沒人收的就先放在萬魂祠，古早的照片很重要，這裡如果家裡有舊的照片，盡量把它拿出來；我們里長這裡有一些照片，還沒有萬魂祠的時候這裡就只有一個萬葬同安碑，那樣的照片就很珍貴，我們的一個時代脈絡，大家都經過的，剛剛阿伯講的，他雖然很害羞，但故事講得很精彩，故事大家都可以說故事，是我們的藝術就要拜託我們的老師來給我們幫忙，這個我也沒辦法，因為國小美術都不及格，這個都要請我們老師來處理，但是我們要提供故事給我們的老師，去發想去思考。

我們請我們廖先生，剛剛您說您是…

廖渭梧(地方耆老)：

說簡單一點，我是第 22 世，我們第 12 世唐山過台灣，我是廖先生…你看廟宇都神威很顯赫，萬魂祠都沒有人吊，都叫有求必應…我們弘光郭教授，我在弘光也待過 12 年，說完我滿有感觸的，說完我滿有感觸的，說藝術品要給人看懂啊，別人看沒，日本的森雕刻館，我去過，我也去過，我看不懂，美國曼哈頓中央公園，我也去過，我看不懂，唯一印象，美國中央公園我的印象是什麼，前面有一間飯店，…水湳機場養活我們港尾、新平，水湳、怎麼講，水湳機場旁邊一定有跑道跑，跑道旁邊一定有草，那個年代 60 年前，有錢人不用除草，那個年代你們有錢人看我們沒錢去買煤球，水湳機場那麼大，剛才教授也有講到，大到幾百甲我也不知道，旁邊雜草叢生，說我們港尾人，我是沒有遇到，但我媽媽是那個年代，都去除草，剛才蘇教授有提到，那個年代大家都慘，都去除草當柴火來燒，…所以我希望我今天所講的，不只我們港尾、新平那邊還有下一場的什麼里，可能找那一些長輩來。

林宗德老師：

我們感謝廖先生，每一個人都有故事，我們在地住了這麼久，如果有機會，我希望我們有機會可以聊天，在我們這裡的老師都知道一些故事，這樣我們要請我們知道很多故事的楊里長，請楊里長來跟我們介紹一下。

楊忠義里長：

這裡所有的教授，這裡的老師，教我們這裡的個故事，講給我們的里民瞭解，我剛才看我們張惠蘭得這一本書，科長乾脆讓老師也來幫我們自己做一本，大家說好不好？好～你看吧，科長要幫我們多撥一點經費，做一本，這本真的做得不錯，雖然我只有快速翻一下，在這裡跟所有的老師拜託一下，我們港尾里是一個很歷史的環境，以前我們這裡都是的古鄉鎮..臺中市的邊陲地帶。

第二個我要拜託一下，我們各位鄉親，前面這是什麼東西？好看嗎？這就是他們說的藝術裝置，9 月 13 那一天我們臺中市市長 盧秀燕盧市長，開會有和他建議，可不可以給我們換一下，到底是什麼東西，我住在港尾 20 多年，都搞不清楚他到底藝術在哪裡，跟我港尾里有什麼關係？所以這個我那一天有去建議，那個經發局也說他們無法處理，我問為什麼，他說期限還沒到，所以我還得看它 15 年，真的每天看這一個，所以等你們的公共藝術裝置，拜託一下這個給我換掉一下，好不好。

來這裡討論我們非常開心，我們鄉親也很多，只是這個先幫我們解決掉，再去解決其他地方，拜託一下；那位謝先生我剛才有跟他說一兩句話，其實我們平常我們港尾里，我們在這裡這個東西，所以我們臺中市的地標，我是比較籠統，放一個湖心亭，放個湖心亭在這裡，也知道我們臺中到了，但放這個

到底是什麼東西，外地人問里長這是什麼東西，還有一點跟各位鄉親報告一下，老師對港尾里要有一點關愛的眼神，科長我在說你不要一直看你的書，你回來要幫我督促一下，我來說一下這個對我們港尾里很不公平的，跟老師報告一下，我們港尾里，往東，去到經貿五路，來，來看一下，我們剛好在中清路這裡，這邊過去都是我們港尾里，港尾里來到多廣你知道嗎？港尾里來這邊的部分，一直來到這個經貿五路，就是我們以前的經貿市場，跨過我們的經貿路一直來到經貿一路這裡，跨過這個創新園區，這邊的部分，跟我們逢甲大門，逢甲大門的前面，都是屬於港尾里，再來就是漢翔，這一整片，所以說這個經貿園區港尾里的部分，竟差不多到三分之一的範圍，可是好像我們地方的聲音都沒多少。

當初陳小姐是說要來港尾里這邊開會，我非常開心，這裡的鄉親可以透過這一個，了解我們的心聲，這個港尾里有古鄉鎮的古鄉鎮的美，新的中央公園有新的中央公園的文化，跟大家介紹一下，年輕的頭髮短短的，帥氣帥氣的，就是我的教授，給他掌聲一下，說在這裡跟老師謝謝，經驗都靠他；大家介紹一下，我們臺中港尾的建設，這個科南愛情橋這個名字也是經過大家公開選的，比較年輕的都有，總共 2000 多個名字，這個科南愛情橋；再來就是那個抹茶湖…其實對我們港尾里，我一直跟我們的鄉親說很不公平的，這麼大片的的地方怎麼叫做水滴？水滴就一丁點大，它叫做水滴我們港尾這麼大怎麼不用我們港尾的地名？對不對，所以我們現在可以從 9 點半做到這裡就是為了將我們的意見說給大家聽，有沒有贊成？說完你不用緊張，我說完再換你補充，科長，這不是我個人的意見，我們社區的主委、我們社區的理事長，這裡所有的鄉親，就是為了要表達我們的聲音，反正沒有跟你們點的意思，只是把我們的現況跟你們說了解一下，如果可以給我們一些些關愛的眼神給港尾里，水滴真的就一丁點大，竟然就叫水滴，對我們很不公平，也為我們港尾的地，也為我們港尾的名字，感謝謝謝。

呂政道老師：

感謝這個楊里長，在最後掀起高潮，這個算是我第一次在戶外開講，然後就這麼的，楊裡長這樣振臂一呼，感覺好像要反攻的樣子，他的氣勢很好，今天做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ending。

有一些部分我們坐在前面，我覺得我們應該參在裡面，不然這樣子坐在前面感覺我們是專家學者，感覺我們就格格不入；其實我們也是一些想法大家來分享，其實你我都是一家人，真的，我也是半個臺中人，有時候不管是水滴還是港尾、新平，我覺得重點喔，不管你今天是公共藝術，剛才廖先生也有說到，藝術就是要給人看懂，一定要看懂，這個看懂是怎麼來的，就是

你們的故事，你的故事要講給大家聽，其實每一個小朋友每一個在座的都是藝術家，你們的東西，你們說出來的東西，可以給大家都知道，流傳下去。

我說那一本書其實也不用跟科長說，其實這一本書以後的創作團隊，我覺得都會有一本屬於這個地方的自己的故事，這個我覺得很重要，不像我們只是教科書說，其實一本這樣的書你看，圖片又大又多又清楚，文字不用太多，這樣傳下去，人家才會看：阿嬤，你在哪裡？以後你的孫子變了阿公，他把這一本跟你的孫子的孫子說，人在哪裡，所以我說這種東西會不斷地流傳下去，今天最後的高潮，今天因為張老師，里長這麼說，決定這本書要送給楊里長，我們今天會有一個贈書儀式嗎？來作一個美好的 ending，那要是科長還是那個... 一起好了，還有沒有什麼我們今天聽完這一些，不管所謂我們的專家學者，還是你們有沒有所謂的一些想法想要跟大家分享？感謝里長，有分享故事的嗎？這本書也要感謝文化局啦，也是透過文化局這一次的藝術後勤，很多的不同的這一個小冊子，像我們的筆記本一樣，那我們這樣有分享故事的就免費贈送，本來就免費贈送。

那今天有沒有這個在地的民眾想要再分享一下的？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就要免費贈送給里長，還是今天大家比較害羞可以私下講給里長聽，啊講完里長聽完就可以給他，那我們就是要有一個最後的高潮贈書的儀式，那我們請張老師跟科長。

張惠蘭老師：

補充一下，因為這個意義是因為這個計劃是真的水滴機場的遷移所以我也希望這一次的獲獎非常的榮幸得到一個肯定，那我們也希望未來只是一個象徵就是當年從水滴機場移出去的我們希望未來這裡的公共藝術可以得到更多的支持與肯定讓這個把能量再轉回來，是這個意思，謝謝！

呂政道老師：

贈書的儀式，今天這個是沒有彩排的，那我們希望接下來港尾里，可以接續這個正能量，這個通常都會有一些背景音樂，楊里長那你的第一份心願也就成真了，有一本書，那第二個心願就是真的港尾里了。

許秀蘭科長：

各位老師，里長，我們現場的阿伯伯母大家好，吃飯皇帝大 30 秒就好，剛才里長說反應的，跟我們阿伯伯母所說的，我們都有聽到，文化局若做得到一定會做，我們公共藝術並不是一年兩年就要做起來，我們是計算要五六年的時間，這麼久的時間，聽我們在地民眾的故事以後，最主要就是大家的心聲是什麼？我們需要什麼？我們要做什麼？所以我們需要這麼長的時間，這

也是為什麼要來這裡開說明會，要聽我們在地的一些建議，所以里長你所反應的，我們都有聽到，我記得很清楚；他剛才說我一直在看書，我很認真的把他在說的事情記下來，我怕說我的記憶不好忘掉，感謝大家。我們現場的老師也很高興可以有這個機會，可以現場跟各位有這個交流的時間，我們還有第三場，所以今天不管是里長還是老師的建議，我們在地的心聲，我都有記下，做得到一定會做，不要說一本書，大家的故事就是大家來分享，這個我們做得到一定是沒問題，謝謝大家。